

#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 第十一章



~在 除了少数零星的历史记录外,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

在天使们逐渐消逝的记忆中,曾几何时,埃尔乔并非什么特殊品种,也不受阳光的侵蚀。当世界……

年轻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如同伊甸园曾经广袤无垠的青草般繁茂;它们在开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不受日光的干扰。然而,正如时间的法则标志着每个季节的更迭,正如每个黎明的天空最终被星光缓缓拉开帷幕,它们也终将消逝。

埃尔乔曾经辉煌的日子也渐渐消逝在了黑暗之中。

唉,尽管历史上灾难性的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埃尔霍人也注定要……

即使仅仅因为母系血缘关系,他们也会与他们的母亲 被遗弃和诅咒的天使路西法一同陨落,最终走向毁灭。这确有其事;而关于此类事件的模糊记载散落在零星的伪经、古代卷轴和泥筒中,揭示了地狱形成之前一段短暂的时期 守望者和格里高利(尼菲林)那段支离破碎却又无与伦比的岁月。

还有吉博林人 埃尔约和埃利乌德,以及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巨人和怪诞生物。关于这个远古时代的简短而普遍的记载,仅仅揭示了人们对巨人曾经漫游地球的早期时代的集体记忆的一小部分:

起初,上帝创造了混沌,称之为混沌。

祂从混沌中召唤出天使,他们是神的儿女。祂看见他们,他们正沐浴在祂的荣耀之中;祂

祂将自己的形象命名为爱神厄洛斯。祂最尊贵、最受宠爱的天使们……光明,阿波罗和晨星,他将黑暗与昼夜分开。

祂赐予他们厄瑞波斯、倪克斯和赫墨拉的名字。在天使阿波罗的天光中,祂创造了白昼;

在天使晨星的尘世光芒中,祂创造了白昼。

祂创造了光芒,也创造了黑夜。然后上帝派遣天使赫尔墨斯去召唤……

盖亚天使的头盔,并创造了大地。从子宫中……

祂召唤出天使乌拉诺斯的盾牌,遮蔽了大地。

祂将生命灵药撒在地上。当祂将种子撒在地上之后,内外皆是乌拉诺斯之水,祂召唤出宝剑

天使以太在水中投射出一片苍穹,将天空与海洋分开;赋予天使俄刻阿诺斯和忒提斯权力

水之守望者。事实的确如此。

~\*~

在苍穹之下,主将世界的三分之一提升到

山脉和山谷,将陆地与海洋分隔开来,覆盖了整个世界。

祂的天使们创造了无数王国,Bestimedeus,

霍米涅德斯、阿尔忒弥斯、狄俄尼索斯和德墨忒尔 植物、鱼类、鸟类、野兽和人类的众多王国;他的尘世花园,

祂造得真好。祂分开黑暗与光明,分开陆地与海洋。

于是祂分开天使,召集三分之一的天使前往天空。

降临人间,守护地球。

~\*~

上帝祝福祂在人间的使者,他们是……的三分之一。

天上的天使,他称这些神圣的守护者为格里高利和

世界守望者。上帝命令他们出发。

进入人类和动物的世界,繁衍增多。

在祂的创造之中,祂展现了祂的独一性。主也彰显了祂的独一性。

要求他们,并对他们说:让他们分享祂的一切。

造物主,然而这果实乃是人类和野兽共同的果实和种子。

严禁。祂将统治权赐予了格里高利和守望者。

统治大地,征服大地;事情就是这样。

~\*~

正如经书所记载,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地球上确实存在过巨人 那些被称为守望者的天使,连同他们的泰坦后裔以及更远的怪诞血脉。他们公开地与人类为伍,而人类则为他们建造神龛和庙宇,将他们奉为神明。

然而,在创世之初便已存在的黑暗深渊中,甚至在潘多拉发现达蒙之前亿万年,三个虚无缥缈的达蒙浮现出来,它们密不可分地构成了毁灭的三重奏 它们的名字分别蕴含着神圣的意义:命运、毁灭和死亡。这三个达蒙合而为一,如同无边无际的污浊迷雾笼罩着伊甸园。它们如同汇聚成一片腐朽之云的三重瘟疫,席卷大地,使人类和天使的心灵都陷入黑暗。在这三位一体的达蒙的笼罩下,几乎所有的守望者都堕入了诱惑,贪恋上帝的造物。正如上帝之子们看到了人类女儿们未经雕琢的美丽,一位名叫路西法的上帝之女也同样如此。她被那黑暗迷雾中的原始恶魔所征服和腐蚀,她那被虚荣和欲望蒙蔽的双眼终于得以窥见人类赤裸裸的荣光。于是,她从他们之中挑选了许多丈夫,与他们交合,每天的前夜都生下一百个堕落之子。

尘世天使 世界的守护者 带着他们的妻子和丈夫逃离了主的面容,藏身于群山之下,并缔结了一项契约:他们保守罪恶的秘密,并完全掌控着世界,包括内陆和外在。正是从这项背信弃义的契约 从天使与人类之间蓄意而亵渎的通婚 中诞生了强大而丑陋的生物,这些生物并非上帝在创世之初的设想。这些邪恶的凡人造物包括:尼菲林和吉博林,泰坦和独眼巨人;百臂巨人和戈耳工;巨龙和飞龙,塞壬和拉弥亚,凡人魅魔和梦魇,埃利乌德和埃尔约,奇美拉以及多头怪兽。

陆地、海洋和天空中长着眼睛的生物 各种各样的邪恶怪物,最终只以无数奇妙幽灵的形象流传于世,成为传说和故事中的传奇。它们彼此迥异,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非自然的存在 这是对原始神圣设计的共同亵渎。所有这些非自然的怪物统称为:达蒙。在达蒙的早期时代,巨人众多。最终,耻辱、阴霾和背叛的沉默笼罩了伊甸园,扼杀了上帝创造的纯真。

在全世界所有的观察者中,有一位观察者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她光芒四射,凌驾于所有天使之上 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 天地皆知她众多尊贵的名字的含义,例如光明的海勒尔、花园的莉莉丝、天上的晨星,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名字。然而,她却毫无谦卑之心,她是一位骄傲的天使,禁止人类建造与她相似的庙宇或祭坛,以免低劣的形象玷污她自认为的光辉。作为天使厄瑞波斯和盖亚的私生子,她确实是……

大地与彻底的黑暗显现,以至于连白昼的光芒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人类只能低声呢喃这位美丽人间天使的名字。

人们改称她为“路西法尔”,在秘密和梦境中召唤她相伴,她来到男人身边,是为了满足他们对她的渴望之火,而这些男人为了她繁衍了成千上万个孩子。这些长着翅膀的孩子就是游荡在空中的埃尔乔。天空一片澄澈,无人能敌。总而言之,埃尔乔升腾而起,宛如一群群明亮的鸟儿,组成巨大的云朵,直冲云霄。它们冲天而起;在飞行中,它们庞大的数量在地面上投下游移的阴影。大地。人类凝视着埃尔乔,路西法及其同类的众多子嗣,惊叹不已。然而,这却是尘世天使的末日,黑暗的三大灾祸已笼罩了天使和人类的心灵。

命运、厄运和死亡都要求觐见他们每一个人。

许多尘世守望者及其凡人配偶隐匿于群山深处,而他们众多丑陋怪诞的后代则统治着广阔的天空和海洋,这促使天庭派遣天使拉斐尔前来见证祂的忧虑。于是,拉斐尔化身为人灵从天而降,与那些少数未受尘世诱惑的纯洁守望者对峙。这些守望者是忠诚的军团,包括:秩序之主米迦勒、分裂之主加百列……

道路之神阿兹拉尔、灵性之神萨拉凯尔、乌列尔、雷米尔、塔迪尔,以及无数神圣等级的首领灵体。米迦勒将他所见证的一切都告诉了拉斐尔。

米迦勒向拉斐尔揭示了大部分守望者（即神的儿女）的真相：他们娶了人类的儿女为妻。

以及那些生育了众多强大子女来继承地球的丈夫们。

迈克尔讲述了堕落的守望者们在哈雷梅尔山上缔结的契约。

在消失于杜达埃尔和乌尔赫山谷之前，祂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米迦勒向拉斐尔揭示了这些自称为“十首领”的众天使的名字。他们是塞姆亚扎天使的奸诈军团，包括以西结、剑之萨麦尔、光明路西法尔、门之刻耳柏洛斯和九头蛇、命运之神阿撒兹勒、火焰之神普罗米修斯、言语之神赫尔墨斯、基斯德亚、马切特、阿特拉斯、阿拉基尔，以及成千上万侍奉在他们之下的尘世达蒙。

拉斐尔得知，那些背弃上帝之声、自立门户的守望者们，已经屠杀了无数反对他们的天使。拉斐尔还得知，他们曾多次以邪恶的手段诱惑和奴役人类。尤其令他震惊的是，塞姆亚扎、萨麦尔和阿撒兹勒为人类的女儿们抽签，从中夺取了许多妻子；而路西法则从人类的儿子中挑选丈夫。拉斐尔还得知，人类从未向十首领或他们亵渎神明的契约宣誓效忠；然而，人类却无法违抗这些天使的意志。

他们试探他，并用将他永远封印在山下的威胁来恐吓他。

当拉斐尔目睹了世间发生的一切，并带着所学到的一切返回天堂时，主命令洁净大地，清除一切玷污其面貌的邪恶。随即，宝座的愤怒以种种令人困惑的方式降临世间。由于主看到众多叛逆的守望者改变了造物的面貌，祂也改变了祂那些未被玷污的、幸存的天使的权柄、地位和权威，使它们看似完全分离，尽管他们在灵里紧密相连，如同一体。

主赐予祂忠诚的天使们分裂之剑和秩序之盾，前者来自加百列，后者来自米迦勒。祂还赐予他们阿兹拉尔的通行之翼和萨拉凯尔的头盔，从而使祂所有尽职的天使都成为……

他们时刻准备着战斗。在上帝所定的时期，祂尊贵的儿女们化作了一支支密不透风、势不可挡的战士。在所有这些被召集到宝座前的天使军团中，主称他们为混沌，并赐予他们如同祂自己的秩序。他们的队伍合起来，便成了宝座的秩序。

于是，在上帝宝座的掩映下，全副武装的天使们集结起来。

反对他们尘世的兄弟姐妹。

唉,历史的记录永远镌刻在石头上 事件永远凝固在最古老的石碑和时间的典籍中 于是,可怕而神圣的传奇就此拉开帷幕,千年战争和天使大分裂的开端由此敲响。大地饱受苦难。

它那完美的花园被彻底摧毁,被奴役与罪恶、谦卑与骄傲,以及对上帝和天使同样坚定不移的忠诚所碾碎。在人类以漫长黑暗的世纪来衡量的岁月里,天使们见证了一个辉煌而意义非凡的时刻。伊甸园里所有的歌鸟都噤声了,在天使们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嘶吼声中,被践踏得彻底消逝。

在创世之初的这片荒芜之地,地壳崩裂,万物凋零,唯有苦涩的杂草和天使毁灭的种子顽强生长。人类背井离乡,逃往世界各地。他们跋山涉水,穿越沙漠、海洋、高山,挑战各种恶劣气候,寻求地球上最偏远、最原始的地区,以躲避那些酷似天使之人的追杀。他们隐匿于地球的边缘,长达千年之久。

主的灵以复仇之剑的形式降临大地,祂再次藉由天使赫尔墨斯行事。祂召来第二位见证人,此人既非拉斐尔,也非天上地下的任何其他天使。相反,祂召来一位谦卑而忠信的文士,让他行在祂的灵中,记录一切启示给他的事。于是,祂藉着赫尔墨斯召来一位凡人,玛土撒拉的幼子;玛土撒拉各支派的长老们称这位年轻的文士为“行在灵中的玛土撒拉之子”,祂便给他取名为以诺。

主的灵引领以诺登上哈雷梅尔山,那座被诅咒的山,十首领曾在此向上帝发誓,自立为人间的神;主的声音命令以诺将所有的一切记录在圆筒上。

祂亲眼所见。以诺遵行神的话语,并为后世记录下来。在祂记录的时代,以诺在哈雷梅尔山顶,因亲眼目睹圣灵的启示而日渐衰老;然而,祂仍受圣灵和圣言的感动,将神允许祂所见的一切记录下来。祂的记录始于鲜血 守望者之间的那场关键之战。主的灵离开山顶的以诺,化作复仇之剑降临大地。千千万万天使军团聚集在剑后,追捕十人首领。剑找到了他们,并将他们绳之以法,而以诺则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

刹那间,大地如同被敲响的锣鼓般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在创世史上最惨烈的冲突中伤痕累累。溪流和河流被鲜血染红;瘟疫如同火风暴般蔓延;整片森林化为碎片;山峦崩塌,山谷中堆满了千军万马腐烂的残骸。天使和泰坦的碰撞如同滚滚而来的毁灭雪崩。各种充满愤怒的尖叫、翻腾的尘土、雷鸣般的咆哮、燃烧的灰烬和骇人的哭喊充斥着天空,甚至震聋了天空,令人窒息。当天堂屏住呼吸,天使们羞愧地将目光从脚下呻吟喘息的世界移开时,就连上帝的宝座似乎也摇摇欲坠,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一场邪恶的叛乱所吞噬。在这毁灭性的一天,无数的天使、人类和……

死去的野兽数量相当于天上所有星星的一半。

神的愤怒吞噬了那些桀骜不驯的守望者的热情,主的圣言传遍了所有海洋。神命令天使盖亚和厄瑞玻斯将地底最深处及其下的水域划出来,留给那些违背祂的天使。主要求所有桀骜不驯的天使都遭受他们曾用来恐吓人类的同样命运——永远被封印在群山之下。因此,在那神圣审判之日的缕曙光中,神开启了诅咒的黎明——地狱诞生了。

主的利刃诅咒并惩罚了那些未死于剑下的叛逆天使,祂对他们的诅咒同样严厉。他们原本的美丽被野兽般的丑陋所取代,由内而外都充满了他们的容貌,因为在上帝眼中,他们已是可憎之物。

主将他们投入大地深处,投入盖亚和厄瑞玻斯所设立的黑暗与难以想象的恐怖之国。祂将这放逐他们的国度称为塔尔塔罗斯之地,冥界,遗忘之境,死亡,厄运,地狱。祂随后在这国度及其堕落的守望者之上加盖了一道巨大的封印,直至这些邪恶褻渎的天使在宝座前接受审判之时。这道巨大的封印由三块由主之剑凿成的门石组成。这三块门石如同三个精密却又难以解释的相互连接的翻滚装置,共同将冥界和守望者的深渊与人类的更高领域——以及天堂——彻底分隔开来。

即使人类的儿女们将责任归咎于……

上帝,主,并没有忽视人类的罪恶以及他与天使的密切联系。

因祂的罪过——祂与十首领的军团行淫,以及祂的

因故意隐瞒此类罪恶行径,主在祂的头、心、身、眼中分别设立了四重惩罚的印记。祂在祂的头上设立了知识的惩罚,使祂变得足够智慧,能够认识到自己愚昧本性的羞耻。

祂将躁动不安的倒影放入祂的心中,以致祂的灵魂在面对每一个诱惑时都痛苦挣扎。祂将生与死的重担与痛苦放入祂的肉身,以致祂的生命短暂,便将肉身归于尘土。祂将世界之光放入祂的双眼,以致双眼对上帝的面容和祂天上的天使视而不见。即便人类羞愧地跪倒在地,虔诚祈祷,上帝仍按着这形象创造了他。

唯有出于恩典,主的愤怒才没有像吞噬那些背叛的守望者那样彻底地吞噬人类;然而,上帝确实允许人类在祂短暂的生命中,若祂愿意,也可以承受同样的诅咒命运。在祂短暂的救赎生命中,天堂不再是恩赐,而是祂从罪中得赦免后获得的乐园。祂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意图、每一句话,都完全掌握着祂的命运。祂将做出自己的选择:要么在天国、秩序和救赎中度过永恒,要么拥抱塔尔塔罗斯、混乱和诅咒的国度。为了证明上帝常常以难以估量且神秘莫测的方式行事,祂并没有将人类与天使完全分开或许祂过去的愤怒不足以抵消祂对祂自己的儿女和人类儿女永不止息的爱。祂允许彼此继续相伴,即便只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

人类继续为这些堕落天使建造神圣的庙宇,定期召唤他们的灵魂寻求建议、祭品和帮助。尽管这些被放逐的天使被放逐到广袤的冥界塔尔塔罗斯和哈迪斯,永远对上帝及其天上的天使怀有怨恨,但他们仍常常以昔日熟悉的容貌出现在人类面前,向他们揭示造物诸多赤裸裸的真理——关于星象、火焰、金属、云朵、魔法、石头、野兽、河流和海洋,甚至包括曾经被天堂严密守护的秘密。

然而,有一位堕落的守望者,因失去美貌和昔日放荡不羁的自由而心怀怨恨,她忍受了一段极度黑暗和绝对隐居的岁月;她将自己的丑陋隐藏在塔尔塔罗斯的最深处,将自己埋葬在最荒凉的地区,那里盘根错节的土地长成黑色扭曲的树林,河水沸腾成污泥和会呼吸的泥浆。在她自我放逐的漫长岁月中,即使是冥界最敏锐的天使也忘记了海勒尔和晨星这两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名字。在路西法的选中

在腐朽的孤寂中,她面色苍白,心中对人类的背叛愈发愤恨。在这翻腾的怨恨泥沼下,她无休止的阴郁化作一种无法抑制的执念,她渴望腐蚀人类的本质,使他们背弃上帝和天堂,最终与她一同遭受诅咒的命运。在她永恒囚笼的黑暗中,她堕落成魔鬼本身,这位堕落的光明天使变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贪婪无度的梦魇女王——一个性感而永不停歇的幽灵,潜入凡人的神圣梦境,吞噬他们的灵魂。

大洪水之后,天使的血肉之躯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只有人类世代代幸存下来,成为野兽、飞鸟和田野的唯一凡人守护者。四季更迭,如同躁动不安的飞虫——山川起伏,河流奔涌,在祂那永不停息的世界里奔腾不息。直到一个宁静的清晨,当人类耕作花园时,偶然在亚洲腹地发现了一枚埋藏的印章。祂认定这枚刻满铭文的印章是神圣的,便清除了时间的尘埃,将其供奉起来,并在其上建造了一座神庙。五百多年来,祂珍爱着这件圣物,公开地像崇拜金牛犊一样膜拜它,同时又像盗贼守护赃物一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他毕生致力于此——直到那命运攸关的一天到来,人类既聪明到足以打开大门,又愚蠢到足以冒着这样的处决的风险。

法国兰斯 ~ 布拉西城堡 ~ 1348 年 4 月

“你不是男孩,你是青年了。别再玩弄这些了,抬起头来!”

布拉西终于从男孩忙碌的手指间取下那匹小白马,把瓷偶塞进自己的衣袋,然后催促男孩朝一扇高高的木门走去。“现在,把它拉开。她不会因此伤害你的。”

“它会出来吧?”男孩紧张地问道。

“她会来的——只是来认清自己的位置。现在,管好你自己。”布拉西用拐杖敲了敲男孩的臀部,催促他往前走。

“可是我做不到。”男孩呻吟着,一步跨过拐杖的攻击范围。

布拉西哼了一声。“那你又在干什么?”

“它会飞出大门的,弗朗索瓦叔叔!我知道,它一定会!”

布拉西叹了口气。他挥舞着拐杖,用杖尖戳了戳地面,然后……

他双手握着镀金的把手,俯身凝视着那个坐立不安的孩子。一阵微风吹过马厩,吹动着布拉西宽大的衬衫。

像卷帘一样。他宽松的裤子低低地挂在胯部,裤脚短到膝盖。露出木乃伊般的绷带,这些绷带紧紧缠绕着他的大腿,一直螺旋式地垂到脚踝。绷带上散布着一些斑点 鲜红的污渍。

顽固的伤口渗出液体。布拉西眯起眼睛,清晰地说道: “迈克尔,此刻,我要你告诉我你的感受。”

男孩垂下目光,退后一步。 “害怕,”他坦白道。 “你如何判断她的感受?”

“或许是生气了,”男孩说道。 “她很坏,是全世界最坏的生物!”

“胡说八道!”红衣主教啐了一口, “她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实际上,她被困住了,很害怕。她唯一知道的表达恐惧的方式就是装得可怕。”

男孩猛地抬起头,眉毛高高扬起,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害怕?害怕什么?” “我?”

“当然了!但是,如果你像她害怕你一样害怕她,那你又该如何呢?”

“你打算骑上她吗?”男孩转过身,打量着马厩门上斑驳凹陷的木板,心中思忖着那股静谧而强大的力量正等待着释放。布拉西继续说道: “你必须让她看到你并不害怕。只有这样,她才会不再害怕你。”布拉西用手杖指着男孩。 “迈克尔,你必须迈出第一步。”

掌控她,让她觉得自己是你的一部分 就像骏马与骑手密不可分。只有这样,她才能认清自己的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迈克尔垂下肩膀抱怨道: “可是如果它害怕,踩到我怎么办?”

“绝不可能!”布拉西低吼道。 “走!”他一瘸一拐地朝摊位走去。

男孩站在那里,抗议道: “可是弗朗索瓦叔叔!”

“可是什么都没有!现在,过来!”男孩闷闷不乐地照做了,布拉西还在布道。 “你告诉我……”

你曾梦想像风一样驰骋,是吗?嗯,这是一匹特别的骏马 一匹意志坚强的骏马。你想像你父亲那样驾驭它,是吗 像一位骑士那样?去对抗英格兰人?

“可是,千万别骑那匹马!妈妈说那匹马有问题 它好像……”

野蛮邪恶的眼神。

布拉西猛地转身。 “邪恶?迈克尔,她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你母亲只是像所有母亲一样,对这类事情过于敏感而已。来吧。”他继续朝马厩后方走去,来到一堆堆散落在泥地上的干草旁,男孩有些犹豫地跟在他身后。 “再说,她也没什么大毛病,只要驯服她的性情就能痊愈。如果你能控制住她现在难以控制的焦虑,她会好好为你服务的。你们俩得先认识一下。”布拉西在最后一个马厩前停下,用手杖敲了敲。

推开破旧马厩门的门闩。“现在,打开门,牵着她走,就像任何一位优秀的骑士牵着一匹骏马一样。”

迈克尔悄悄溜了出来,打开门闩,匆匆退到他叔叔身边。门

马厩门吱呀一声打开,渐渐敞开,露出一匹巨大的黑色母马的脸庞。它高高昂着头,耳朵向外撇着,眼睛和男孩的眼睛一样洁白。这匹马在马厩里转圈,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踩着蹄子。它用蹄子扫过尘土,猛地向前冲去。

“不行!”布拉西挥舞着拐杖,挡住了它的去路。“别动!冷静!”母马嘶鸣着,焦躁地摇着头,退回到马厩深处。

红衣主教微微一笑,目光严厉地盯着那匹马的眼睛,那马似乎……

她被老人的目光催眠了。“是的,你会的,”他一边低声说道,一边放下拐杖。突然,他的声音变得既稚嫩又诡异。

“看到了吧?你首先得让她知道你是她的主人。”他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她真是个非凡的女子 就像风一样。”牧师清了清嗓子,定了定神,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现在,迈克尔,我想让你”他把目光从马身上移开,发现迈克尔站在离他相当远的地方,倚着一根马厩柱子,目光越过柱子,疯狂地望着前方。布拉西转过身去。

“迈克尔!立刻回到我身边!她不会”布拉西被马蹄踢飞,一头栽进干草堆里,那匹马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挣脱束缚的骏马咆哮着冲出马厩,奔向乡间。布拉西呻吟着躺在地上,宽松的衬衫盖住了他的头。

他只能听到一阵刺耳的笑声,迈克尔断断续续地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弗朗索瓦叔叔!每次你打开大门,它都会这样!”

“够了,迈克尔!”布拉西虽然惊愕不已,但并未受伤。他坐起身,把衬衫从头上脱下来。他一边训斥迈克尔,一边整理好自己的身体,并从他身上抽出稻草。

头发。“如果你没有逃跑,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他环顾四周。“我的拐杖呢?”

男孩咯咯笑着跑向他。他从干草堆里捡起拐杖,

他把东西递给了布拉西。他朝马厩柱子做了个手势,用一种孩子气的逻辑说道。

“弗朗索瓦叔叔,你应该躲在木头后面。”

“不,迈克尔。要不是我正盯着你看,才不得不背对着她”布拉西把拐杖撑在身旁,弯下腰,呻吟着试图站起来。然后他叹了口气,颓然地倒回干草堆里。“去叫你妈来,儿子。”

男孩却轻笑一声,一头扎进布拉西身旁的干草堆里。“我知道她为什么总是生气了。”

布拉西只是抿了抿嘴,盯着马厩的屋顶。男孩像一只潜伏的老虎般在干草堆里爬来爬去,凑到布拉西耳边,然后一屁股坐下,双手拢成喇叭状,低声说道:“因为她体内有魔鬼!”

布拉西眯起眼睛瞪着迈克尔。“废话,别说了!”

男孩歪着头问：“为什么？”  
“魔鬼只伤害人，不伤害动物。”

迈克尔滚开，在干草堆里滚出一个洞，露出了泥土地面。他稳住了身子。他把脸埋进洞穴里，声音在洞里闷闷地传来，他问布拉西：“如果我是只动物，那魔鬼就伤不了我了？”  
“你不是动物，你是男孩。魔鬼会把他们变成动物的想法灌输到男孩的脑子里。”

迈克尔把手伸进洞里，抓了抓泥土，从洞里掏出一把尘土。他把尘土扔到身后，拍了拍手掌上的尘土，闻了闻手指。“我知道魔鬼在哪儿，弗朗索瓦叔叔。”男孩指着他挖的洞说，“他就在那儿，在那个我不能说的地方。”

“别说那个词，”布拉西说着，更深地埋进干草堆里，双手枕在脑后，十指交叉，继续盯着天花板。  
他接着说：“是的。他被囚禁在那里，是因为上帝惩罚了他的邪恶行径。正如你作恶会受到惩罚一样，魔鬼也因为向世人散播邪恶而受到惩罚。”

男孩琢磨着布拉西那略显简单的比喻，然后问道：“可是弗朗索瓦叔叔，如果瘟疫是邪恶的，那魔鬼又是怎么出来制造它的呢？”

事情会如何发展？上帝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

布拉西轻笑了一声。“它叫瘟疫，迈克尔，瘟疫。而魔鬼也无法……”  
让他摆脱囚禁。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

“等你长大些，懂得足够多，能够讨论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件事吧。”

男孩在他身边挪了挪身子。“可是我比你大，弗朗索瓦叔叔！你可以告诉我。”  
布拉西坐起身，拍了拍男孩的胳膊。“现在，你要明白，你必须全心全意地爱上帝。你爱上帝，对吗？”

“我爱上帝，我恨魔鬼！”迈克尔说。“我知道上帝行善，魔鬼作恶，上帝是良善的，魔鬼是邪恶的。你看，我现在更成熟了！”

“是的，你的确长大了，善即上帝，恶即魔鬼。所以，只行善。”布拉西揉了揉迈克尔的头，笑了。“你父亲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男孩跪着挪动脚步，从干草堆里抽出一根长稻草，在手指间转来转去。“弗朗索瓦叔叔，您能教我祈祷吗？”

红衣主教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已经知道如何祈祷了。”

“不,我是说,就像你祷告时那样 非常虔诚地 用那些我听不懂的词语祷告?你能教教我吗?”

布拉西被迈克尔天真地提及拉丁语祈祷文逗笑了。“嗯,我倒是可以。你想当骑士和牧师吗?”

“如果我用那些话祷告,上帝真的会杀死魔鬼。”布拉西看到孩子越睁越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便继续说道:“或者,你可以祈求上帝杀死他,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些话了!你能祈祷这件事发生吗?”

布拉西摇了摇头,咬紧牙关。“祈祷不是那样起作用的,迈克尔。”也许等你年纪大了”

男孩扔掉吸管,抠着手指。布拉西转而查看自己的腿,拍打着绷带上的血迹。布拉西感到男孩拽了拽他的衬衫袖子。

“弗朗索瓦叔叔?”

“是的?”

“为什么上帝让魔鬼杀害了我的父亲、雅克叔叔以及其他所有人?”

“那是一场战斗,迈克尔,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不过,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他说道。

“告诉我!那是什么?”

布拉西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我为你父亲和雅克叔叔祈祷了 我还用了那些话。你知道上帝告诉我什么吗?”

“什么?”

“他告诉我,他们现在都在天堂。你的父亲此刻正在天上微笑地看着你 等着你生命终结之时与他团聚。”

“你是说,当我死的时候?”

布拉西叹了口气。“好吧 那就这样吧。”

迈克尔哼了一声,往后靠了靠。“可是我不想死。他们把你埋在土里,跟虫子混在一起,然后你的骨头就都掉下来了。我挖出一只我曾经埋过的鸟,结果只剩下骨头,羽毛和血肉都没了。”

红衣主教摇了摇头。“然而,迈克尔,我们的灵魂不会葬身地下。我们的肉体……”死亡 我们的灵魂升入天堂。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从未真正死去。之所以感觉像死了,是因为我们既有血肉之躯,也有不朽的灵魂,而我们常常被肉体的束缚所蒙蔽,无法看清真相。

“但是弗朗索瓦叔叔,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灵魂,又怎么知道它是真实的呢?”

“我们不需要亲眼看到,迈克尔。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与他同在。

男孩停顿了片刻,似乎在思考。“您能教我其他的词语,让我也能与上帝对话吗?”

“你每次祷告时都是在和上帝说话,不需要其他言语。”

男孩摇了摇头,坚定地回答说:“但我愿意,这样祂就能像对你说话一样对我说话!祂从来不跟我说话 但那样我总是睡着。”

布拉西轻笑一声,拍了拍男孩的胸口。“他会在你的心里跟你说话。你必须用心聆听他的声音。”

迈克尔把手放在胸口,感受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他抬头看了看马厩的屋顶。最后,他放下手,瞥了一眼干草堆上的洞,转头问布拉西:“弗朗索瓦叔叔,如果我们在天堂,魔鬼还能伤害我们吗?”

布拉西哈哈大笑。“当然不是!”

“然后我想去天堂,再见见爸爸和雅克叔叔。可以吗?”

布拉西揉了揉男孩的头,笑着问:“你想去天堂吗?”

男孩咧嘴一笑,抱着一把干草跳了起来,双臂张开。“我要当天使,长出翅膀飞得飞快,这样魔鬼就抓不到我了!”他猛地从干草堆上跳起来,绕着马厩的柱子转圈,假装自己在飞。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身后撒稻草。“像这样,弗朗索瓦叔叔!你看我跑得多快?”

他不停地转圈跑,转得头晕目眩。过了一会儿,迈克尔踉跄了一下,跌倒在地。他眼神迷离,咧嘴一笑,问道:“我刚才跑得很快,对吧?像风一样?”

“没错,迈克尔,”布拉西肯定地说,“速度快得像风一样,甚至更快。现在去把你妈妈叫来。”

男孩却把注意力转移到马厩的地板上,用耙子把尘土耙成一堆。他盯着那堆泥土,笑容消失了。然后他笨拙地站起身,问布拉西:“上帝会让英国人上天堂吗?”布拉西在泥土里寻找合适的词语,迈克尔接着说:“因为,如果英国人能上天堂,那我也要去。”

“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杀了我父亲和雅克叔叔,所以他们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他一脚踢过马厩地板上的尘土堆。布拉西从男孩的话语中听出了同样的、无法消除的愤怒,这愤怒也常常从他自己饱受折磨的内心深处涌现。男孩踩了踩尘土堆最后所在的位置。“还有魔鬼。”

我们会像踩死虫子一样踩死他们 直到他们的骨头都掉下来!

“迈克尔!够了!”布拉西怒吼道。“上帝绝不会听到这些话!”孩子看着布拉西,仿佛突然想知道他身在何处。布拉西发现迈克尔眼眶含泪,红衣主教叹了口气,垂下下巴,沉思着自己胸中那股恶毒的仇恨。布拉西呼唤着孩子。“过来。”男孩扑进了布拉西的怀里。他们默默地拥抱着,分享着一种静默而持久的痛苦,任何言语、祈祷,都无法抚慰。承诺可以充分表达或缓解。

最后,布拉西开口安慰男孩:“你还有你妈妈和我。你会继承布拉西这个姓氏,生下许多像你一样优秀的孩子,让你的母亲得到安慰。如果你真的想学,我会教你其他的词语。”

“我爱你,弗朗索瓦叔叔,”迈克尔喃喃道,声音闷闷地埋在布拉西的脖子里。

“就像我爱你一样,”布拉西一边抚摸着迈克尔的头一边回答道,“你是我永远无法取代的儿子。”

“有了。”他叹了口气,轻轻推开男孩,把一匹小瓷马塞到他手里。“好了,乖乖地去把你妈妈叫来。天色已晚了。”

男孩抽了抽鼻子,直起身子,笑了笑。“是的,弗朗索瓦叔叔。”说完,迈克尔用袖子擦了擦鼻子,飞快地跑出了马厩。布拉西向后倒在干草堆里,揉着脸呻吟起来。

红衣主教凝视着马厩入口,听着轻快而匆忙的脚步声。他坐直身子,只见一个瘦削的中年妇女匆匆走进围栏。她是蕾妮·德·布拉西的遗孀,阿尔塞·德·布拉西。

“弗朗索瓦!”她一边喊着,一边在马厩里寻找,同时用围裙擦了擦手。

“给你,”布拉西咕哝着,挥了挥手。

她冲了上前去。“仁慈的上帝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受伤了吗?”

“只有堕落者,”布拉西说着,伸出手。“如果你们能允许我保留这份尊严的话。”  
站立

她把他拉起来,一边抱怨道:“你看都发生了什么!你不能到处走动。注意你的绷带!它们脏了,伤口又开始流血了。比之前还厉害。”布拉西只是笑了笑,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他觉得阿尔塞很有魅力,尤其是在生气的时候,更是美得惊人。

“你应该休息一下!你为什么在这里?”阿尔塞质问他。“迈克尔也在这里吗?”

布拉西朝敞开的马厩大门点了点头。“她又逃跑了。”

阿尔塞看着那间门半开的空荡荡的隔间,厌恶地摇了摇头。“她永远消失对我们来说更好。我猜她最后把你踩死了。你给我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把她留在这里?如果你说是为了迈克尔,我可不信!”她用手指着隔间。“我不想让迈克尔靠近那玩意儿。那东西!它跟别的都不一样。”

“事实上,它要优越得多,”布拉西为这匹马辩护道。

“哦?”她歪着头。“那铁匠为什么那么急着把这匹马换成另一匹呢?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在做马匹买卖。一个如此了解这些牲畜、如此精通这门手艺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急于亏本呢?”

布拉西叹了口气。“正如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阿尔塞,它的臀部出了问题 它甚至连拉车都拉不动太远。或许铁匠已经为另一匹马找到了买家,一个愿意出高价的人 这只能靠猜测了。”

阿尔塞发出了一声讽刺的笑声。“猜测?”她又轻笑了一声,然后恢复了镇定,双手叉腰,转身欣赏日落。

“顺便一提,我今天从面包店回来的时候,有幸和一位来自阿维尼翁的颇有名望的教士交谈了几句。他举止得体,甚至可以说是和蔼可亲,而且对教皇宫里发生的事情也了如指掌。”布拉西拄着拐杖,身体僵硬起来。他咬紧牙关,环顾四周的马厩。

“他甚至还认识你,”她补充道。她还没完全转过身,布拉西就抓住了她的胳膊。“这个牧师是谁?你跟他说什么了?”

“你弄疼我了!把你的手放开!”阿尔塞把胳膊从他身边抽开,整理了一下衬衫。

“请原谅,”布拉西回答道,“我只是想”阿尔塞哼了一声,转身背对着他。她抱起双臂,望着暮色渐浓的天空。今日的暮色格外明亮,仿佛天空正随着黎明的脚步飞速移动。“我们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她

她承认了,然后转身上下打量他。她的目光落在了他缠着绷带的双腿上。“不过,我问过他关于宫廷厨房火灾的事,但他记不起你描述的那件事。”她凝视着他的眼睛。

布拉西抿了抿嘴,翻了个白眼。“如果我说我不记得自己被烧伤过,难道我的伤就会消失吗?说真的,阿尔塞,一个人的怀疑或缺乏证据并不代表另一个人有罪。”

“你是红衣主教,”阿尔塞冷冷地说,“你应该更清楚这在上帝眼中意味着什么,不是吗?”

布拉西严厉地瞪了她一眼。“的确,我应该这么做。而且我告诉过你,在我康复之前,我不想让你透露我的行踪。”

阿尔塞伊微微一笑,耸了耸肩。“正如你所问的,我没有。”

“好极了,”布拉西冷冷地说。“我们该告辞了?”他一瘸一拐地朝……走去。进入马厩后,阿尔塞只走了几步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拦住了他。

“弗朗索瓦,有一件事我必须毫无疑问地知道。”

“那是什么?”

“你既是上帝的仆人 甚至是枢机主教 又是我儿子唯一的在世叔叔,所以我理应期望你告诉我真相。”

布拉西叹了口气,拄着拐杖撑起身子,看着她鞋子上磨损的痕迹。

她抬起头,目光落在她身上。“怎么了?”

“你刚才说你是从哪里弄来这匹马的?”她厉声问道,语气中带着挑衅。

“我早就告诉过你 从宫廷马厩的时候就告诉过你。难道我们活着的时候也要反复思考同样的问题吗?”

阿尔萨伊紧抿嘴唇,坚定地点了点头。“我们必须这样做。”她瞥了一眼别处,然后紧紧握住……她双手撑着肩膀,直视着他的眼睛,强颜欢笑。“几天前我和铁匠谈过,他嘲笑我。他说那匹马的臀部没有任何问题,还告诉我:‘这不是一匹普通的马。’”

因为它有无可辩驳的标记 国王陛下皇家卫队的标记。弗朗索瓦,我现在问你:这怎么可能呢?

“皇家卫队?”布拉西难以置信地问道。“我从教皇的马厩里弄来了这匹马。”

“那是教廷的财产。”他们的目光随即交汇,布拉西和阿尔塞之间燃起一股强烈的对视之火,仿佛两人都想看穿对方。阿尔塞率先移开了视线。

“我猜想,或许铁匠弄错了,”她说。“可是,他告诉我他如何命令战马原地后退、冲锋包抄、侧身躺倒,装死不动。如果不是经过战斗训练,战马怎么可能服从这样的命令?而且,教廷的战马又怎会如此身经百战呢?”

布拉西耸了耸肩。“这匹马有可能原本是军马,后来才落入教廷手中。这件事我们或许永远也解决不了。”

“或许吧,”阿尔塞回答道,语气中仍不十分确信。

他们离开马厩时,阿尔塞眺望着远处树林的边缘。“很好。我们天一亮就去找你的马。它不会走远。”她托着布拉西空着的那只胳膊,扶着他朝房子走去。

“这是一匹好马,”布拉西评论道。“给她足够的时间适应。”

“你的胃口恢复了吗?”阿尔塞问道,似乎已经对这个话题感到厌倦了。

“我饿坏了,”布拉西坦言。

“这正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您的餐盘会盛满,杯子会溢出,甚至还有新鲜的面包。晚饭后您应该好好休息。我们得给您换上绷带,让您重新成为一位正直的红衣主教。”她拍了拍他的手,轻笑了一声。“或许您自己就能成为教皇。到那时,迈克尔该如何称呼您呢?”她笑着问道。“尊称为:教皇叔叔?”布拉西勉强笑了笑,摇了摇头。

他们缓缓走向城堡,在随之而来的寂静中,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狗不停的嚎叫。远处,暮色笼罩着乡村,透过……

薄薄的云层掠过,只有最亮的星星隐约可见。其余的都被笼罩在天际的灰色阴影所掩盖。呼啸声持续不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和不祥的呻吟预示着不祥之兆,或许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从地平线上升起,像风中的翅膀般稳步逼近。

~\*~

即使布拉西隐居在兰斯城,偏远的加尔迪恩修道院也仿佛是一片荒芜的战场,充满了神秘的屠杀,士兵、僧侣、侍从和战马的残肢断骸散落在各处,混杂在一起。自从那个可怕的夜晚,布拉西打开了第二块门石之后,数百人被撕碎抛掷,残肢散落在修道院教堂飞舞的雕像最后一次抛掷的地方。这些散落的残骸如此彻底地掩埋着。

风吹日晒雨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恶臭,只剩下吹过白骨、破衣和顽固毛发的沙沙声。修道院所在的坡地如今成了一座倒置的、朝上的墓地,是对全人类的莫大侮辱。

伯恩船长堆起的泥堆早已从大教堂外墙的裂缝中脱落,为他试图封堵的腐蚀性怪物提供了充足的通风。教堂内部,祭坛下方,旋转的石柱发出呻吟和哀嚎,即使六吨重的顶石喷出一股死亡气息,也丝毫没有减弱。这雾气是每晚都会出现的,更像是一种可预测的、缥缈的夜雾。

它并非如傍晚的薄雾般消散,而更像是一个有机体。黄昏时分,它悄然从大教堂中涌出,如滚滚而来的黑暗地毯般铺展在山坡上,浓重的黑色吞噬了水面和石面上所有的光泽和闪烁。这灼热的雾气笼罩着大地,直到黎明破晓,最终总会将焦土化为一片。而这致命的帷幕,总是缓缓地、从修道院的山坡上缓缓升起。

于是他们退回教堂,等待着下一丝暮色降临。雾气几乎难以辨认,只是夜幕降临的迹象,然而,它却像一场挥之不去的瘟疫,每逢傍晚都蔓延开来,逐渐吞噬着法国的乡村。在其影响下,杂草和灌木枯黄,整棵树光秃秃地倒下,池塘和溪流溃烂,所有生物——从人到狗——都未能幸免。

从老鼠到跳蚤——它敞开腹部,任由这无休止的存在侵扰。总而言之,燃烧的蒸汽似乎构成了一道魔鬼般的防线,形成一道不断扩张的护城河。为了保护已开启的大门石而献出生命。

然而,对于任何误入歧途的旅人来说,等待他们的远不止是迷雾。当修道院……

西方的地平线吞噬了最后一缕日光,大教堂扭曲的弧线掠过林地,教堂屋顶的上层爆发出一阵混沌的喧嚣,如同乌鸦的嘈杂声般冲向天空。一团旋转的花岗岩雕像柱螺旋上升,直指星空,这空中的怪兽聚集起来

变成了许多游荡的鸟群,它们像成群的带翼恶魔一样在乡间游荡。它们四处猎杀,吞噬一切遇到的活物。如同致命的迷雾,它们每晚都会侵占新的领地,飞得越来越靠近有人居住的村庄,对附近的穆拉特、维克叙塞雷和圣弗卢尔等城镇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这些空中生物并非真正的怪诞者,因为它们各自所模仿的怪诞者的血肉早已因日晒而腐朽。这些雕像不过是它们生前模样的花岗岩复制品,如今被原始恶魔占据:这些恶魔是从敞开的门石中逃脱出来的灵体——虚无缥缈的恶魔,与埃尔乔的真正本质毫无相似之处。这些岩石形态不过是被附身的石头,是地狱创世之初被投入其中的恶魔的化身。曾经拥有这些躯体的埃尔乔早已被阳光凝固。如今只有恶魔占据了它们,在月光下合而为一,将恐惧散播到不断扩张的阴影之地。

即使越来越多的村民得知了蔓延的腐蚀性迷雾和臭名昭著的飞行雕像,并找到了逃离这些日益可怕的怪物的办法,也鲜有人能逃脱这无所不能、致命至极的地狱阴谋。这场大瘟疫如同从黑海中升起的巨龙,长着三个膨胀的头颅,分别对应着三个名字:鼠疫、肺炎和败血症。这三头怪兽骑着黑鼠,被法国人称为黑死病,地狱也随之降临。

这的确是魔鬼的毒药。即便亚洲六十六分之一的地区已笼罩在死亡的恶臭之中,路西法对人类灵魂的渴望也仅仅被激发了一半。她想要将人类全部据为己有,永远囚禁于她之中。于是,在1347年10月的尾声,一轮硕大的满月之下,黑死病顺着“圣戈德贝尔塔号”的缆绳,顺着船的系缆,席卷了整个欧洲。短短几天,路西法的致命毒药便使繁华的海港墨西拿窒息而亡,并像一股剧毒的海风般吹向内陆。

瘟疫席卷墨西拿城后,一路向南蔓延五十英里,抵达卡塔尼亚城。城中居民很快发现瘟疫爆发,立即封锁了城镇;然而,瘟疫蔓延之快,使得他们的封锁措施为时已晚。卡塔尼亚如同成熟的水泡般破裂,倾泻出无数的黑苹果。

在发烧的腋窝下。而卡塔尼亚城也屈服于这场蔓延的瘟疫。

瘟疫肆虐,威尼斯城也黯然失色,每天有六百具尸体从城中走出。威尼斯医生们为了救治日益增多的病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结果十个人里有八个身上长出了毒苹果,也随之死去。邪恶的女巫是路西法。总而言之,威尼斯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了,尸体在阳光下腐烂。

鼠疫、肺炎和败血症肆虐,路西法继续着她的黑苹果收割。她挥舞着三叉戟,将这三种瘟疫推向更北的地方,肆虐欧洲中南部沿海地区。附近的撒丁岛和

科西嘉岛因她那邪恶的天才而毁灭,十二艘驶入墨西拿港却被勒令离港的商船中,有三分之一最终停靠在热那亚港。如同在墨西拿一样,热那亚的港口官员突然发现这些船只携带了瘟疫,使用燃烧的箭矢阻挡住它们,然后下令驱逐。

为了驶出港口,病弱的船员们照做了,他们驶向马赛和巴塞罗那的海港,但在此之前,他们又将更多患病的鼠类顺着缆绳排泄到热那亚的码头上。短短几天之内,整座城市就变成了一座臭气熏天的坟墓。

当一部分解散的舰队抵达马赛港时,当局允许这些受污染的船只停留,但条件是所有船只和货物都将被没收。受感染的水手和老鼠涌入城内,不到一个月,魔鬼病就吞噬了整座城市。对于居住在监狱和修道院等封闭场所的受害者来说,这些围墙环绕的建筑变成了腐败的密闭容器,其中的死亡率飙升至十人中有八人。甚至有些人完全死亡。曾经繁华的港口城市马赛陷入了沉寂。一万五千名男女老幼化为灰烬。

1348年初,黑死病舰队的最后残骸缓缓驶入巴塞罗那的码头。如同在马赛一样,港口官员没收了这些船只,并允许受感染的船员进入城市。不出所料,城中每一座教堂都未能幸免于持续不断的瘟疫侵袭。

一队队马拉着的马车,车上堆满了尸体。正如大多数城镇官员所说。

人们早已沉溺于各自的“黑苹果”之中,社会秩序沦为原始的混乱。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数百名巴塞罗那人深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他们聚集在墓地,以怪诞的庆祝活动和醉酒狂欢来庆祝亡灵节。他们一同作恶、死去,最终腐烂在那些幸运地在瘟疫到来之前就已去世的亲人的坟墓上。由于墓地已无空位,也没有在世的神父来祝圣新的圣地,更遑论埋葬这些感染的死者,那些收集尸体的人开始将马车推向大海,把他们臃肿的货物遗弃在无数的尸体之中。

尸体早已被冲刷到岸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类遗骸被抛入大海;小镇傍晚的内陆微风变得极其污浊,以至于即使只是匆匆闻一闻夜风,也会让那些尚未因其他原因生病的人感到剧烈的恶心。四面八方,空气、土地和……

海面上弥漫着难以估量的腐臭味。

瘟疫从意大利港口城镇向内陆蔓延,彻底摧毁了比萨、罗马和那不勒斯等主要城市。许多当地居民认为,这都是圣经中可怕的预言所致——上帝对他们发怒了。而一些较为有学问的人则推测,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是一场强烈的地震,因为这场地震仅仅发生在一年前,它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巨变,震中从威尼斯一直延伸到那不勒斯,横跨整个意大利半岛。他们认为,地震过后,有毒的气体从地底逸出,飘散到各地,最终被人体皮肤吸收。因此,许多城镇居民避免从事任何会导致出汗或皮肤毛孔张开的繁重劳动,还有一些人则用尿液涂抹全身,试图隔绝这些所谓的致命气体。大多数没有逃离城镇的人都待在家中,尽量避免接触街道上堆积如山的尸体。而那些胆敢外出的人,则将头部完全包裹起来,只在眼睛周围留一条细缝。他们用鲜花和香料花束遮住脸庞,以过滤空气。

腐肉的恶臭弥漫,人们徒劳地试图抵御笼罩整个地区的无处不在的传染病。

随着人们涌出受污染的沿海城市,大规模的内陆迁徙随之而来,瘟疫进一步深入欧洲腹地。当这场可怕的瘟疫入侵米兰时,当地居民迅速采取行动,识别感染者,将整户人家困在家中,然后放火焚烧。尽管市政官员立即封锁了这座城市,米兰最终还是难逃瘟疫的侵袭。

在佛罗伦萨,市政官员别无选择,只能强制执行一项法令,禁止教堂单调的钟声响起。他们严格限制哀悼者的人数,每次葬礼只允许两名访客,以便墓地里众多的掘墓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随着疫情蔓延,墓地人满为患,这座城市最终采用了沟渠葬。

掘墓人将三具或更多尸体堆叠在散落的泥土层之间。

或许,掘墓人最懂得把握时间,他们用埋葬的尸体数量来标记工作进度。当几名工人将尸体掩埋在沟渠里时,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

人们不断挖掘着越来越长的壕沟。数周以来,死亡的队伍如同钟表般精准地运转着。每隔一小时,就有满载十具、二十具尸体的马车运抵墓地。最终,佛罗伦萨最繁忙的道路变成了看似无法通行的干涸泥泞车辙,通往的只有死亡之沟。

此后不久,马赛陷落,阿尔勒也相继陷落,随后是教皇宫所在地、圣座首府阿维尼翁。阿维尼翁城内居住着四万八千名人口,人口密度极高,因此这座城市陷落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快。

末日布道者挤满了街道,高声呼唤众人悔改。他们扭曲地拥抱一种看似无法逃避的邪恶,许多人将街角当作自己的宗教圣地,在那里讲述他们的故事,预言人类的末日。他们号召四处逃窜的人群,聚集病患,聆听他们雷鸣般的布道,而他们的预言也因此应验。那些声音最大的布道者最终都变成了黑苹果,销声匿迹。

短短几个月内,阿维尼翁每天有四百人丧生,一半的人口化为尘土。如同那些在街角高声疾呼的末日布道者一样,城里的大多数居民都确信上帝的愤怒降临在了他们身上。这场大瘟疫是上帝对他们巴比伦式生活方式、放荡不羁和罪恶的惩罚。他们祈祷、许诺、恳求,

然而,死亡人数仍在攀升。绝望的教皇克莱门特将他的圣油洒在河面上,并将整条罗讷河奉为圣地。就这样,一条巨大的河流成为了方便而神圣的埋葬地,阿维尼翁的掘墓人将瘟疫死者运到圣贝内泽桥中央,然后把他们扔下桥。

路西法的邪恶毒药也侵蚀了圣座,九位枢机主教和阿维尼翁一半的教士葬身坟墓。然而,瘟疫却未能夺走他们所任命的教宗的生命,教宗克莱孟在秘密任命的卫兵和医生的掩护下,于夜幕的掩护下逃离了教皇宫。那些垂死的显贵和病弱的贵族们则留在了宫殿里。

他们聚集在城门前,恳求克莱门特教皇赦免他们并为他们举行临终圣礼,却丝毫不知他已于数日前逃离了这座城市。当他们发现他已逃脱时,他们被告知他已迁往北方的瓦朗斯城,但事实上,克莱门特

他隐居在偏远山区的格勒诺布尔村,住在两座常年燃烧的壁炉之间,身边围绕着以盖伊·德·肖利亚克为首的一群精挑细选的医生。除了在教廷内部保守秘密的能力之外,他还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医生。

克莱门特的私人医生兼宠臣 一位医术精湛的法国医生,经常为克莱门特及其几位枢机主教诊治。在解决好眼前的医疗需求后,克莱门特通过书信往来远程治理圣座,与留在教皇宫执行教皇旨意的菲尔穆斯枢机主教保持沟通。

1348年春天反常地提前到来,随之而来的是酷热难耐的夏季和铺天盖地的死亡。巴黎迅速被黑死病吞噬,每天有超过八百具尸体被送来,方圆十英里内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如同教皇克莱门特一样,国王腓力二世也隐匿起来,只向少数亲信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行踪。当时负责新组建的皇家卫队的伯恩上尉便是其中之一。正如居伊·德·肖利亚克在教皇宫廷及其教廷中备受信任一样,伯恩在腓力二世的王室中也同样享有很高的威望。

巴黎衰落后,法国主要城市里昂、波尔多、奥尔良和兰斯也相继衰落,随之而来的是王室及其领导层的崩溃。

国王的臣属和世世代代的贵族尸横遍野,堆积在公共墓穴中,而他们贫困潦倒的仆人则被弃尸路边,任其腐烂。巷道和河流上尸横遍野,各种无人驾驶的船只漫无目的地漂流在水道中。尤其是在暴雨过后,数百具肿胀的尸体顺流而下,尸体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一起,形成漂浮的肉岛。

如同死亡的光环,白色的泡沫环绕着焦黑的尸堆,许多尸筏之上盘旋着长腿白鸟,它们用喙啄食着丰富的……

腐臭的船队带来了昆虫。死亡利用多种方式稳步蔓延。

在波尔多城附近,杜加特桥狭窄的桥墩如同裹尸网,将浸泡在水中的人、羊、牛、马的残骸聚集在桥墩上。那些胆敢过桥的旅人,都低下了头,被桥下沸腾的泡沫散发出的刺鼻气味灼烧着。大多数靠近桥梁的动物都拼命挣扎着想要渡河,以免被强行驱赶,许多牲畜还没到达对岸就跃过上游的河堤,陷在下方发酵的污泥中,成为泡沫的燃料。道路和河流,城镇和城市,国王和王国 大地正在走向死亡。就连最高的苍穹也弥漫着腐臭的气味。

而路西法尔则一直对她所造成的一切幸灾乐祸。

【第十一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